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关于跨性别、宗教、旧帝国、情感 与理性的对话

守门员

守门员
关于跨性别、宗教、旧帝国、情感与理性的对话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关于跨性别、宗教、旧帝国、情感与理性的对话

守门员

写在前面：此文章为《关于生命政治以及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对话》续集，建议连起来阅读。

A: Hi, 几天不见了，最近还好吗？

B: 承蒙关心，这几天我都在研究你上次推荐的那些资料。我也上知乎看了看你提到的那些洗地言论，他们的嘴脸的确令人非常恶心，而更恶心的是那些 trans 的言论，他们竟然拿着遗传决定论来为自己辩护！

A: 这并非他们的原创，而是直接抄袭自他们在西方的同类的言行。当然，拿“天生如此”为自己洗地的还有同性恋者们，但是相比之下，跨性别者们服从生命政治的程度在性少数中是最深最彻底的，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来说，跨性别这个群体被很多人特别是女权主义者嫌弃是有原因的，因为有太多卑劣无耻的跨性别法西斯们和父权一起鼓吹“不变的二元性别本质”，即拿着一堆“研究”（基于生物决定论和数据操纵将极少数人强行等同于所有人的垃圾）来“论证”自己属于想要成为的男性（ftm）或女性（mtf），不惜宣称“世界上只有男人大脑和女人大脑两种大脑（实际上大脑本身高度可变，没有任何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大脑）”，从这一点上来看，terf（排除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感谢”跨性别法西斯们自己。

B: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很多跨性别（不是所有）都需要进行 HRT（激素治疗）或 SRS（性别重置手术），这就需要医学的配合，所以不少跨性别就开始觉得医生是救世主了，并且幻想医学权威能够帮助对抗家长权威，这种想法愚蠢而可怜；然后，西方跨性别运动是在 1990s 后才大规模出现的，这导致其从一开始就与新自由主义结盟，并且沦为新自由主义机器的一部分，幻想实现单独的“跨性别解放”而拒绝

关注别的社会问题，并且与现代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些统治机器深度整合，结果就是成为建制的一部分而非反建制的力量；还有一点，如果你接触了中国的跨性别圈子，你就会发现其中学生占比实在太大了，而没接触过真实社会的学生是众所周知的“头脑简单，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对现实的了解停留在官方教科书上，除了在互联网上 cosplay 之外什么都不会，更有不少无耻之徒蓄意拿着各种精神病标签发布各种恶劣言论，当被别人指责时就把精神病标签（通常是抑郁症或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跨性别身份作为挡箭牌强迫别人闭嘴，这导致很多人对中国跨性别和挂精神病标签的人态度越来越差，可以说中国跨性别的艰难处境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找的（当然，还有很多跨性别并不在圈子里，但圈子的恶劣表现也株连了这些人）。

顺便补充一点，在再次翻阅《第三帝国史》时我重温了“绝育与淘汰”一章，然后发现里面把参与 T-4 行动暴行的统称为“医生”，而没有区分是什么医生。本人去查了一下，发现作者是毛时代的人，结合最近无意中翻找到的反右运动时期（1958 年）的心理学批判资料，本人意识到了一点：由于毛时代从反右运动开始进行心理学大批判，导致心理学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但精神病学却被保留了下来（明显是镇压需要，不过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使用精神病学进行镇压，也许是为了和同时期使用精神病学进行镇压的苏联划清界限），这导致在中国精神病学被人为的与心理学割裂了（但是随着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精神病学界开始和西方接轨，这种割裂正在慢慢被缝合，特别是近几年，在和西方接轨程度最高的大型三甲医院里，有些精神科已经开始把心理咨询作为一种治疗方案，当然，这样就更方便观察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共同本质了），而中国的精神病学也利用这一点将自己伪装成了现代医学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翻译原因，英文中的 psychology 和 psychiatry 的词根 psych-是心理/精神/灵魂的意思，但中文却区分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两个词，这很可能是当初的翻译者不是同一人导致的，如果严格准确的按照英文翻译，psychology=心理的学问，psychiatry=心理的治疗，这样就能准确的看出从心理咨询到 ECT 到脑白质切除术到 SSRI 都是 psychiatry 的一部分了，精神病学是心理学的实践分支，而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是平行存

在，所以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也是平行存在，是不能被分类在一起的)，所以毛时代的作者在不察之下就当成同一种医生了，而知乎上的精神病学法西斯们也利用这点蓄意把否定精神病学等同于否定现代医学，拉现代医学的大旗做精神病学的虎皮，真是无耻。还有，精神病学法西斯们不用嚷嚷什么“穿了白大褂就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你们这些法西斯们工作中也用计算机，所以按照相同逻辑，你们精神病学是计算机科学的一部分，应该归计算机科学管，尔曹乐意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你们这些垃圾法西斯们再怎么上蹿下跳，历史的长河还是会继续被反抗者们推动着前进。

B: 这也太可怕了，难怪他们会拥护遗传决定论。

A: 新自由主义机器的一部分肯定也只能拥护遗传决定论，否则他们连自己存在的合理性都论证不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运行的 NGO，例如北京同志中心和洛杉矶同志中心。

B: 北京同志中心？这可是个名气很大的性少数 NGO 啊，而且还针对 trans 们提供服务。

A: 是的，北京同志中心和洛杉矶同志中心在 2010 年公开结盟，这宣称了他们是同一种 NGO，即基于新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主流道德的 propaganda（准确翻译为“基于政治目的的误导性宣传”）中心，知乎上的那些 trans 拥护的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主流道德，即在坚决服从主流权威的前提下幻想依靠“多元性别教育”实现“平权”（其实就是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很不幸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性少数平权思想”基本上都是这种垃圾，一方面是因为自由主义常年垄断异议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左（乌有之乡那种毛派）本质上是妄想再次掌控国家机器的右翼民粹主义所以常年采取敌视性少数的态度，导致中国的性少数被新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主流道德骗得五迷三道的。

B: 我之前就发现北京同志中心极度跪舔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原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幻想加入主流啊。

1, 知乎上跨性别法西斯和精神病学法西斯的群魔乱舞现场：如何评价未明子的《糖的代价-不要表面上叛离了一元二极性秩序，却又更深重地被资本主义的性榨取所奴役》？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6786598>]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6786598>] 对大脑决定论的反驳：为何说男人不来自火星，女人也不来自金星？

[[<https://ibook.antpedia.com/x/860006.html>]

[<https://ibook.antpedia.com/x/860006.html>] *****

2, “In 1992 Leslie Feinberg printed and circulated a pamphlet titled ” Transgender Liberation: A Movement Whose Time Has Come” . Feinberg’ s pamphlet begins by calling on the trans community to compose their definitions, invoking language as a tool that unites people divided by oppressio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gender_rights_move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gender_rights_movement]] 美国的跨性别运动从 1992 年正式开始登堂入室，此时新自由主义已经当了 10 年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跨性别运动是照抄美国的模式。 *****

3, 关于中国的跨性别圈子，有兴趣者可自行在知乎、qq 群、推特、贴吧上寻找那些自称“药娘”、“mtf”、“跨性别”、“ftm”、“trans”或者头像为粉蓝白三色旗的账号，然后观察其言论和行为。 *****

4, 毛泽东时代对心理学的批判资料如下：《心理学批判集第 1 辑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所编心理学讲义的批判》、《心理学批判集第 2 辑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所编心理学讲义的批判》 *****

5, 苏联的精神病学镇压相关资料：
[[<https://digest.creaders.net/2022/01/02/2436578.html>]]
[[<https://digest.creaders.net/2022/01/02/2436578.html>]]
[[<https://www.cup.com.hk/2021/03/30/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in-the-ussr/>]]
[[<https://www.cup.com.hk/2021/03/30/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in-the-ussr/>]]
[[<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cn/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
[[<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cn/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 *****

5, 苏联的精神病学镇压相关资料：

[[<https://digest.creaders.net/2022/01/02/2436578.html>]]

[<https://digest.creaders.net/2022/01/02/2436578.html>]]

[[<https://www.cup.com.hk/2021/03/30/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in-the-ussr/>]]

[[<https://www.cup.com.hk/2021/03/30/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in-the-ussr/>]]

[[<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cn/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

[[<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cn/political-abuse-of-psychiatry>]] *****

A: 正是如此，任何幻想加入主流者都不可能反抗主流的。除此之外，北京同志中心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跪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北京同志中心和小悟生心理公司是同一群人不同招牌，北京同志中心可是经常给小悟生心理公司打广告的，现在你明白了吧？

B: 心理咨询基本上一次一小时几百人民币起步吧？

A: 没错，更贵者甚至一次成千上万，反正不是什么一月几千的普通社畜消费得起的，事实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心理咨询生意的目标客户都是月入过万的城市中产精英，或者说资本主义下的新贵族。而心理咨询这玩意的本质和去教会找个牧师进行忏悔没什么不同。

B: 所以心理学就是一种现代宗教！

A: Bingo! 精神病学对应的则是宗教裁判所，专门负责消灭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异端！当然，与古代的非世俗宗教不同的是，现代世俗宗教不再打着神的旗号要求服从，而是打着“专业”和“科学”的旗号要求服从，但宗教就是宗教，宗教永远都是用来进行统治和奴役的，无论崇拜的神像是什么。

B: 等一下，这点我有不同看法，很多宗教教徒不都是经常参与反抗活动的吗？

A: 人是立体的，不是扁平的，不是线性的，更不是离散的，“教徒”只是一个维度，很多时候教徒参与反抗活动并不是因为“教徒”这个维度，而“参与反抗活动”和“反抗者”也是两码事，为了凑热闹、投机、出名、从众等原因而参与反抗活动者比比皆是，但他们都是建制派而不是反抗者。所以，拿某些教徒参与反抗活动来为宗教洗地是不成立的。

B: 那么，宗教教义中是否有支持反抗的内容呢？我看很多教徒都宣称有。

A: 事实上, 没有。宗教的核心是崇拜神像, 非世俗宗教崇拜的是超自然力量, 世俗宗教崇拜的是国家、民族、种族之类的世俗概念或共产主义这种世俗政治理念 (世俗宗教还有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名字: 意识形态), 但无论崇拜什么, 崇拜就是崇拜, 跪在神像面前本身就是对反抗的禁止, 戴着锁链的奴隶没资格宣称自己是自由人。至于那些被截取出了的某一段看似支持反抗的经文, 不过是一种卑劣的欺骗和利用, 是旧帝国的九斤老太们对反抗队伍的渗透和破坏。

B: 旧帝国的九斤老太们?

A: 九斤老太是鲁迅笔下的人物, 天天嚷嚷“一代不如一代”, 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的天天幻想过去的黄金乌托邦的保守派 (保守主义者) 们的写照。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新帝国, 在最近两百年里摧枯拉朽的在全世界摧毁了前现代旧帝国的统治后取而代之, 但旧帝国的统治势力并没有因此消散, 相反他们成为了九斤老太们, 一部分主动卖屁股给新帝国, 另一部分则想方设法的伪装成反抗者。

主动卖屁股给新帝国的代表当属自由主义化的基督教, 在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于 19 世纪普遍形成之后, 基督教主动与现代世俗国家相互勾结, 负责成为现代殖民国家的斥候和渗透者, 在别国以传教的名义进行侦察、情报搜集、文化渗透、财富掠夺, 同时在承诺绝对服从政权的前提下获得政权的大规模资金支持和法律许可。注意, “自由主义化的基督教”和“自由派基督教派系”是两个概念, 任何服从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会和个体信徒都是自由主义化的基督教的一部分, 包括美国那些原教旨主义基督徒, 而“自由派基督教派系”则是基督教中那些教义服从最新版自由主义 (即民权运动之后的民权自由主义) 的派系。

B: 这最新版自由主义是怎么回事? 自由主义还更新过版本?

A: 18 世纪时卢梭写出《社会契约论》, 系统论述和集大成了人民主权思想, 标志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式诞生, 此时的自由主义为 1.0 版,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们用的版本, 别看今

么所有人都有自由，要么所有人没有自由，这才是事实，而那些社区自治派拒绝承认这一点，我只能说他们又蠢又坏。

B: 社区自治派？

A: 社区自治派是无治主义的一个流派，其特点为鼓吹基于无治主义原则的小范围社区自治，本来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认为实现小范围社区自治就胜利了，这不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吗？自己过上了想要的小日子，就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不就是一种卑劣的自私吗？从这一点上来说，社区自治派和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人能改变所有人，甚至也不能改变多数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反抗这世间的一切不公和暴政，每个人都有责任拒绝服从这世上的任何权威。

B: 这听起来很困难啊。

A: 当然困难，如果消灭权威是什么容易的事，这世界上权威早就都被消灭干净了，不是吗？但是越是困难的事，就越需要有人去做。接舆曾经问孔子，这世间当官的都是垃圾，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世间奔走？而孔子的回答是，正是因为这世间当官的都是垃圾，所以我才要在这世间奔走。It's my duty, it's our duty, it's everyone's duty.

参考资料:

天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指责法国大革命“恐怖”、“残忍”、“极权”（以赛亚柏林甚至直接斥责卢梭是“自由的敌人”，真是徒孙不认祖师爷，不知地狱里卢梭是不是正在追着以赛亚柏林这个不肖子孙揍），事实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和后来拿破仑侵略整个欧洲为自由主义的上位铺平了道路，基于自由主义的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其残暴程度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相比不遑多让，更不用说蹂躏亚非拉的殖民主义铁蹄了。

接下来，整个 19 世纪都是自由主义的上位世纪，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激进人民主权部分也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是个非常优秀的雅各宾派。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自由主义就面临着被马克思主义所推翻的问题了，此时的自由主义一方面紧急更新了大量为资本主义洗地的理论（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另一方面驱逐了自身的革命部分而成为了改良主义学说（代表人物胡适，后来以赛亚柏林集大成总结出了“消极自由”概念），此时的自由主义为 2.0 版。我们可以看到，相比 1.0 版，2.0 版的自由主义将内核由革命置换为了改良，并更新了为资本主义洗地的内容，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变化。

1929 年，著名的大萧条爆发了，面对大萧条的威胁，凯恩斯和罗斯福紧急抄袭马克思主义之后弄出了新政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更新了政府干预经济 + 提供基本福利补丁，此时的自由主义升级到了 3.0 版，除此之外并无内容调整；与此同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日本选择了以国家极权为基础进行“阶级调和”，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法西斯主义，最终二战爆发了。

1945 年二战结束之后，被纳粹德国政权花式骑在头上拉屎的欧洲人痛定思痛，于 1948 年以联合国的名义宣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将“普世人权”概念强行塞入内核中，后来更是在 60-7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反抗者的冲击下强制更新了对非白人、女性和性少数权利的支持，此时的自由主义升级到了 4.0 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版民权自由主义。

然后问题来了：“普世人权”本就是一个骗人的乌托邦（除了厕纸，没有什么理念能够拯救所有人，“普世人权”的欺骗和反革命

本质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了)，并且即便假设其成立，普世人权概念本身也和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内核是根本不兼容的，首先资本主义这种顶端掠取底座财富的金字塔体系只能建立在对人权的践踏之上（这点现实案例和相关分析已经够多了，此处不再重复），然后人民主权必须在镇压所有非人民的基础上才能存在（现实案例比比皆是，此外阿甘本分析过这一问题，参见之前讨论过的生命政治），所以民权自由主义者的操作就是把“普世人权”本身变成了一个神像然后强迫所有人崇拜（即所谓的“天赋人权”），这在自由主义内部激起了很大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对者后来干脆连新政补丁也不要了，直接回退到 2.0 版，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他们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所以今天发生在美国的所谓保守-自由之争，不过是自由主义内部的 2.0 版与 4.0 版的内战而已。

顺便说一下新保守主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保守主义起源自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他指责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神圣的国王和教会统治才造成了大灾难，教科书般的反革命九斤老太。后来随着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成立，旧帝国支持者们越来越边缘化，同时也开始广泛使用“保守主义”一词来称呼自己的九斤老太思想，后来“保守主义”一词就开始成为对所有九斤老太的共同称呼，为了与柏克这种区分，美国的 2.0 版自由主义者就开始称呼自己为新保守主义者了。

B: 这自由主义更新的版本可有点多啊，而且后来都开始自我不兼容了。

A: 这些版本更新都是形势所迫的结果而非基于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内核的合理推导，当然会出现自我不兼容。更糟糕的是，从 1.0-2.0，自由主义丧失了自身的革命性，沦为一个改良投降派学说；从 2.0-4.0，自由主义强行更新了不兼容内核的补丁，导致其变得自相矛盾和毫无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异议人士们总是极其软弱和胡乱蹭热度，无论是什么针对现政权的势力都跑过去跪舔，一边鼓吹告别革命一边鼓吹捍卫人权（不革命怎么捍卫人权？），最终沦为一个笑话。

A: 你发现了？理性无法为反对霸凌提供依据了，但情感可以。我就是看不爽有人霸凌别人，你能怎的？我就是看不爽权威们高高在上要求崇拜，你又能怎的？我就是看不爽富人什么都有而穷人却什么都没有，你还能怎的？就算服从权威对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也绝不会服从任何权威，因为我不爽，有问题吗？

一个反抗者必须拥有持续不断的热忱与坚定，只有强烈的情感才能提供这些，理性是无法提供这些的。

B: 的确如此，那些理性至上的人太容易投降了。

A: 政客中要么投降派要么搭便车派，就没有走上反抗之路的，所以光有理性绝对不行。但是理性本身对于探索真相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无法理性分析出问题的根源，而是光凭一腔热血，那么就无法分辨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了，结果就是被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也可以利用情感维持统治，例如忠诚就是一种情感，统治者就利用这点拼命鼓吹对政权、国家、民族、种族、家庭、宗教的忠诚，而纳粹德国更是通过唤起同情心的方式将对劣等人的屠杀“论证”为了一种善良（也就是所谓的“帮助他们解脱”，注意现在的安乐死支持者依旧是如此论证的，而在现代国家体系下，安乐死只能是一种屠杀劣等人的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鼓吹忠诚还是将屠杀劣等人等同于善良，其论证模式都是主流权威拿一堆精心挑选的个例任意解释而不是让对应的群体自己站出来说话，例如“模范少数族裔”（例如被精心挑选的少数亚裔美国人）和“模范残疾人”（例如张海迪），此时劣等人的话语权被权威剥夺了，而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是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撒切尔夫人的那句“没有社会这回事”可不是随便嚷嚷，这个新自由主义天启四骑士（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邓小平）可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个人主义是维护统治的利器。事实上，霸凌者普遍都是非常自尊，即俗称“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所以才为了维护自尊而霸凌别人，或者无视别人的处境。但是，要

做不到，事实上如果没有工业化，他们连把这些扯淡拿出来恶心人的机会都没有。

B: 这些九斤老太们可真是没脑子啊，连这么愚蠢的结论都能得出来。

A: 九斤老太们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光有情感没有理性。啊，我不是说不应该拥有情感，我是说情感和理性缺一不可。光有理性没有情感，那就是妥妥的机器，且理性无法为思想起点提供依据；光有情感没有理性，那就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白痴，此类白痴实在是太多了。

B: 理性无法为思想起点提供依据？

A: 是的。现在想象一个场景：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霸凌了，你很愤怒，那么你为什么会上愤怒呢？注意，此人与你非亲非故，就是个普通的陌生人。

B: 因为我自己不想被霸凌，所以我反对一切霸凌行为。

A: 可以，但是，现在不是你被霸凌啊，为什么你要因此反对一切霸凌行为呢？

B: 因为如果我不反对一切霸凌行为，那么霸凌者就有可能霸凌到我头上。

A: 哦，是吗？如果霸凌者是基于民族主义，只霸凌外国人呢？

B: 啊，我有可能和外国人交朋友，所以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被霸凌。

A: 但你也有可能不和外国人交朋友，而且，霸凌者也可以把你的外国朋友放入白名单，那么此时你还有理由反对霸凌吗？

B: 我……

说到这点，顺便说下中国的异议自由主义。自 1980 年代开始，中国的异议自由派们主要使用自由主义 2.0 版和 4.0 版，一般来说，分权派（即 1980 年代开始出现的主张“党政分离”的自由派，与体制内关系极深，后来大部分更是心甘情愿的成为了拿 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狗粮的美国走狗，其主要成员为著名的异议明星和基督教异议人士，如魏京生、刘晓波、王丹、柴玲、《炎黄春秋》编辑组、曹长青、余杰、王怡、丁子霖、胡平、李泽厚、刘军宁等）使用的是自由主义 2.0 版（屁股决定脑袋的必然结果，他们是从不在意普罗大众的死活的），而维权派（进入 2000 年之后逐渐兴起的草根民间维权运动的活动人士，如胡佳、李旺阳、曹顺利、滕彪、郭飞雄、许志永、方斌、张展、黄意诚、刘飞跃、吴有水等）使用的是自由主义 4.0 版（民权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中对草根平民最友善的版本，他们只能选择这个）。

B: 看来维权派的确想帮助普通人，就是愚蠢的选择了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但分权派可就不是什么好人了。

A: 分权派制造和传播了大量误人子弟的扯淡理论，例如告别革命论、市场至上论、中产阶级民主论等等，维权派很大程度上是被他们误导了。更可恶的是，其中的基督徒还不停的鼓吹“只有信（教徒嘴里的“信”不是相信而是崇拜）基督教才能民主”，这种卑劣的谎言是我坚决反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己带上锁链跪在神像面前还不够，还要天天欺骗和强迫别人也带上锁链跪在神像面前，是多么无知无耻才能宣称宗教是反抗者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看看历史就知道，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再烂，也比你古代基督教帝国的天花板都高，这些基督徒九斤老太一边主动跪舔基督教极权，一边顶着个“异议人士”的名号天天嚷嚷“普世价值”，我真的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双重思想的？

B: 难怪你那么讨厌宗教，这些信教的九斤老太们真是天天骗人的无耻之徒。

A: 这些基督徒九斤老太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所谓的“文学青年”，平日里很喜欢悲春伤秋的，把自己那点屁大的破事看得比

天都大，所以才会去耶和華那里寻求安慰，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没有神，那么人该如何自处”，这真是只有个人至上的白痴个人主义者才能问出的白痴问题，这个世界上如此之多的不公和暴政都没被解决，您老人家竟然天天只想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在纳粹的暴行面前谈论什么“自处”，我只想替惨死在集中营里的受害者们扇你们几巴掌。对纳粹视而不见的是你们，绥靖的是你们，嚷嚷着要“维护纳粹人权”的还是你们，你们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反抗者。

不过呢，这些教棍九斤老太还算是很好识别的了，毕竟教棍三句话不离宗教，一眼就能看穿，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治主义面前教棍都非常无力，教棍传教的时候从来不敢去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治主义者面前嚷嚷什么“你们没道德”之类的屁话。所以，教棍九斤老太只能混到自由主义的异议队伍里。

但是这世界上的九斤老太可远不止教棍九斤老太这一种，还有传统家庭九斤老太（代表为美国那些满嘴“家庭价值”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和中国南方潮汕地区的宗族势力，敌视女性和性少数）、君主制九斤老太（代表为古代封建君主制洗地的君主主义者和现代君主立宪王室的维护者，例如斯宾格勒和刘仲敬，敌视民主和平等，满脑子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农业社会九斤老太（代表为以反工业化的面目出现的工业否定者，例如特德·卡钦斯基）、狩猎采集社会九斤老太（代表为无治—原始主义流派，反对一切工业和农业技术），这些九斤老太的共同点在于碰到社会问题的时候唯一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回滚人类社会版本，妄想强迫所有人都滚回那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过去的黄金乌托邦”。

传统家庭九斤老太和君主制九斤老太一般混在自由主义的异议队伍里，以右翼民粹主义的面目出现（欧洲各国 Neo-nazi 团体、美国的共和党），同时对马主义的马克思—列宁分支也有不小的渗透（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tankie）；而农业社会九斤老太和狩猎采集社会九斤老太则是大规模渗透到了无治主义中，天天四处传播他们的谎言扯淡，这实在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

B：在现代社会，竟然有人会反对一切工业和农业技术？

A：是的，而且还有不少呢。这帮九斤老太不过在鼓吹技术决定论罢了，而他们的依据则是“技术的提升导致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强”，这本来就不是事实。罗马帝国所拥有的两千多年前的那点农业技术，没有阻止罗马帝国成为横跨千年的大型奴隶制帝国，握有现代技术的现代欧洲各国却没有一个能成为第二个罗马帝国；大秦帝国所拥有的两千多年前的那点农业技术，没有阻止大秦帝国成为一个灭掉六国的大型极权专制帝国，在其中秦民除了耕种和当兵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能干，商鞅后来逃跑时因为没有良民证没人敢收留他，父与子不能住在同一屋檐下，民众被禁止掌握任何知识，敢问今日的北韩能做到否？

工业化问题再多，但其对劳动者的知识要求和其衍生产物城市化的城市生活要求导致国家不得不花大力气让大部分普通民众识字，这对打破知识垄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想要否认这点吗？在这帮反工业九斤老太所梦想的前工业社会里，他们八成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而在狩猎采集社会里是肯定没有识字的机会的；此外，如果没有工业化生产的疫苗和抗生素，没有工业处理过的干净的食物和水源，他们有不低的可能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于感染；就算他们运气好，没病没意外，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的他们最多能够扯淡给身边的人听，最多能够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以为他们能做什么？国家可以使用技术奴役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就不能用技术反抗国家吗？现代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总体来说的确增强了，但与此同时自然、长老、地主、领主、教会、家长、宗族、知识精英、身边的多数人、传统生活方式这些旧日权威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在不断被削弱，其中有些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难道不是好事？国家干的所有暴行都是这些旧日权威们干过的，国家对平民的控制策略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直接抄袭自这些旧日权威的，反工业九斤老太们用技术决定论为旧帝国权威们洗地，真是无耻。

虽然无治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我还是要说：反工业化的无治—原始主义和绿色无治主义和 ancap 一样都是无耻的盗用无治主义名号的权威主义，你们还是滚远点或者自杀证道比较好。就如同支黑没资格使用中文一样，反工业九斤老太们也没资格使用任何工业化的成果（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而这些九斤老太们根本